史實與傳說的分際

——福康安與乾隆帝關係揭祕

黃 一 農*

摘 要

福康安(1754-1796)是清代非宗室者唯一生封貝子、卒贈郡王的滿人，因其所受恩寵「空前曠後、冠絕百僚」，故民國以來許多暢銷小說家或劇作家(如蔡東藩、許嘯天、高陽、金庸、瓊瑤及二月河等)遂圍繞此事加以發揮，指稱他是乾隆帝與傅恆妻私通所生，甚至演繹孝賢皇后(傅恆親姊)之死亦肇因於此姦情。相對於清史學界普遍的沉默，這些文學作品反而既深且廣地影響到一般社會大眾對相關史事的興趣與認識。本文透過許多新的材料與角度重探此事，推斷福康安應非皇帝的私生子，並從乾隆帝與孝賢皇后間超越死生的動人愛情切入，嘗試理解福康安為何會被自幼養在宮中，且一生際遇如此特別，而我們又該如何去拿捏史實與傳說的分際。

關鍵詞：福康安、乾隆帝、孝賢皇后、傅恆、歷史小說

一、前 言

傅恆(c.1722-1770)¹之子福康安在乾隆朝「被異數有十三」，所受恩寵

2012年6月12日收稿，2012年9月8日修訂完成，2013年1月31日通過刊登。

* 作者係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特聘講座教授兼中央研究院院士。

1 因乾隆帝曾云：「傅恆在綸扉二十三年……顧年未五旬，鞠躬盡瘁。」而傅恆於乾隆十三年(1748)初授大學士，三十五年卒，知其應生於康熙六十一年(1722)或之後未久。參見清·弘曆，《御製詩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空前曠後、冠絕百僚」，以外戚竟然封貝子，卒後更破格追封為郡王，清初雖曾封降順之漢將為王，蒙古外藩也獲授各等王爵，但福康安卻是宗室以外唯一在生時即封此顯爵的滿人，並推恩乃父，故有稱其「異姓世臣，叨被至此，本朝第一人也」。²

又因福康安自幼養於宮中，兩兄皆為額駙，而他獨不尚主，且乾隆帝在悼念傅恒的輓詩中有「汝子吾兒定教培」句，故學界內外一直有人認為福康安應是乾隆帝與傅恒妻私通所生（見後文討論）。加上民初以來蔡東藩（1877-1945）、許嘯天（1886-1948；本名許家恩）、高陽（1922-1992；本名許晏駢）、金庸（本名查良鏞）、瓊瑤（本名陳喆）及二月河（本名凌解放）等暢銷小說家或劇作家的推波助瀾，環繞在福康安周遭的傳說，不僅成為社會大眾的街談巷語，也在部分清史的專著中取得一席之地。³

儘管富察氏家族貴盛無比，與宗室的通婚亦多（見圖一），⁴且傅恒及其三子福隆安、福康安、福長安在乾隆朝曾接連或同時任軍機大臣超過半個世紀，⁵傅恒與福康安更歷官至大學士，福隆安與福長安歷官至尚書，

四集，卷 58，頁 15。

- 2 清·福格著，汪北平點校，《聽雨叢談》（北京：中華書局，1959，約咸豐間成書），卷 2，頁 41；清·陳康祺，《郎潛紀聞》（《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景印光緒間刊本），二筆，卷 12，頁 2-5；小橫香室主人編，《清朝野史大觀》（上海：中華書局，1916），卷 6，頁 56。
- 3 如見蕭一山，《清代通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3 修訂本，1923 成書），卷中，頁 230-231、237-241；郭成康，《乾隆正傳》（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頁 214-231、582-595。
- 4 文獻中的相關姓名常出現同音字或聲調不同之字。此圖主要根據清·寶輪等，《沙濟富察氏宗譜》（《北京圖書館藏家譜叢刊·民族卷》，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景印清鈔本，道光七年成書），頁 466-484；清·弘書等，《八旗滿洲氏族通譜》（瀋陽：遼海出版社，景印乾隆九年刊本），卷 25，頁 1-3；清·阮葵生，《茶餘客話》（《續修四庫全書》，景印光緒十四年鉛印本），卷 8，頁 3；清·王昶，《春融堂集》（《續修四庫全書》，景印嘉慶十二年刊本），卷 68，頁 3-4；清·長順等修，李桂林、顧雲等纂，《吉林通志》（《續修四庫全書》，景印光緒十七年刊本），卷 98，頁 20-24。此外，亦參考《清實錄》、《清史稿》、《愛新覺羅宗譜》等書。乾隆帝與孝賢皇后之像乃出自美國克利夫蘭美術館（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的〈心寫治平〉圖卷，傅恒像則出自〈紫光閣五十功臣圖〉。
- 5 參見錢實甫，《清代職官年表》（北京：中華書局，1980），第 1 冊，頁 137-144。

但先前學界對傅恒父子的嚴肅研究卻不多，且往往停留在生平事跡的排比鋪陳，不僅對福康安與乾隆帝之間是否有血緣關係未有定論，連傅恒諸子的生母及生年亦未能確知。⁶下文將先梳理相關史料，並嘗試深入析探乾隆帝的感情世界和福康安的特殊際遇，以追索福康安乃乾隆帝私生子及乾隆帝逼死孝賢皇后（1711-1748）⁷等傳說是否合理。

又由於筆者最近從皇室玉牒與滿漢文檔案中新發現許多先前未見的證據，推知康熙朝權臣明珠次子揆敘之承繼子永壽，有四女分別嫁給福秀（曹雪芹表哥）、侍衛傅恒、多羅愉郡王弘慶與皇帝弘曆，⁸故文中亦將嘗試從富察氏、納蘭氏與皇室間交錯複雜的姻親關係出發，以理解福康安及其兄弟為何會被自幼養在宮中，且更進一步析究史實與傳說間的分際該如何拿捏。

二、福康安生年考

由於福康安生年的確定，可能影響到判斷他是否乾隆帝的私生子一事，故本研究將先從此著手。傅恒共有四子，依序為福靈安、福隆安、福康安、福長安，⁹福康安的生年上限，可先從其兄福隆安的出生時間粗估。查御撰的福隆安墓碑上有「廿七年左右趨承，虛僚功臣紫閣；冊二載去來倏忽，難延都尉青春」等句，¹⁰乾隆帝慨歎自福隆安於二十三年（1758）初授御前侍衛以

6 如見恒慕義（Arthur W. Hummel）主編，張廣學等譯，《清代名人傳略（*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2*）》（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原書初版於1943-1944），中冊，頁124-126、183-186、315-317。

7 乾隆帝（1711-1799）稱孝賢皇后「與予齊年」，生日為二月二十二日，惟《清皇室四譜》則誤指帝大后一歲。參見唐邦治，《清皇室四譜》（《皇清宗室譜系四種》，北京：學苑出版社，2007，景印民國十二年排印本），卷2，頁19；清·弘曆，《御製詩集》，二集，卷16，頁10、五集，卷1，頁1。

8 黃一農，〈從納蘭氏四姊妹的婚姻析探《紅樓夢》的本事〉，《清史研究》2012.4（2012.11）：3。

9 此據《沙濟富察氏宗譜》，但亦有謂福康安行四，福長安行六，此不知是否大排行，抑或傅恒原有六子，但其二夭折？參見清·英和，《恩福堂筆記》（《瓜蒂庵藏明清掌故叢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景印道光間刊本），卷上，頁30；清·王昶，《春融堂雜記》（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嘉慶十三年刊本），征緬紀聞，頁18。王昶嘗從傅恒征緬。

10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來，¹¹ 勤勞王事凡二十七年，雖因名列平定金川的前五十功臣，換得可以圖存紫光閣之虛榮，但在世轉眼四十二年，卻無法延壽。知乾隆四十九年逝世的福隆安（1743-1784）生於乾隆八年，福康安應在其後。

因《熙朝新語》中指稱福康安「年十九，以頭等侍衛統兵隨定西溫將軍福征大金川」，¹² 而福康安奉派以領隊大臣征大金川為三十七年（清朝曾於十二至十四年征討過大金川，其治所在今四川之金川縣），¹³ 戴逸乃據此主張他生於十九年。¹⁴ 張明富則以《熙朝新語》中的敘述有小誤，且因福康安在乾隆三十四年即被擢為二等侍衛，命在御前行走，遂稱「乾隆中期，值清朝全盛，朝廷人才濟濟，要重用一個十五歲的孩子，不太合情理，可能性不大」，認為戴氏推得的生年不合理。¹⁵ 然其說與史實不合，當時始任侍衛的年齡雖約在十八歲左右，¹⁶ 但一些宗室或勳舊重臣的下一代，往往於十五、六歲甚至更年輕時即侍直禁廷，特意提早培養。¹⁷

雖然先前學界對福康安的生年尚無共識，但我們可從新發現的五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福康安的謝恩摺中得到確切答案，¹⁸ 該文稱「奴才於十四歲蒙恩令在內廷當差」，而福康安初以雲騎尉世職授三等侍衛在三十二年，¹⁹ 回推生年為十九年。此外，在五十九年五月十七日的謝恩摺中，福康安自述其被養於宮中一事曰：「竊奴才幼叨養，長沐生成，四十年來備蒙劬育隆恩，實

1989），第 75 冊，頁 18。

11 《清高宗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清代其餘各朝實錄均同此本），卷 574，頁 294。

12 清·余金，《熙朝新語》（《續修四庫全書》，景印嘉慶二十三年刊本），卷 15，頁 3。

13 《清高宗實錄》，卷 922，頁 378。

14 戴逸，《乾隆帝及其時代》（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頁 531-532。

15 經查福康安赴金川前已授侍郎兼副都統，而溫福乃為定邊將軍，非定西將軍。參見張明富，〈福康安生年及身世考〉，《西南大學學報（哲社版）》1998.6: 107-110。

16 如乾隆五十八年為照顧一等公海蘭察的後人，加恩授其次子安成為藍翎侍衛，並宣布「俟十八歲時，再行當差，以示朕軫卹勳臣至意」。參見《清高宗實錄》，卷 1443，頁 261。

17 黃一農，〈從納蘭氏四姊妹的婚姻析探《紅樓夢》的本事〉，頁 6。

18 此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宮中硃批奏摺，檔號 04-01-12-0241-001，感謝李文杰博士的協助。

19 《清宣宗實錄》，卷 50，頁 887；清·國史館編，《滿漢大臣列傳》（《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74，景印民國間排印本），卷 30，頁 1。

難殫述。」(見圖二)²⁰ 回推約四十年亦與乾隆十九年生相合。

綜前所論，福康安(1754-1796)應生於乾隆十九年甲戌歲。此與皇帝在福康安輓詩之註中所稱他於三十七年征大金川時乃「弱冠」，且與他「本命屬戌」的傳聞均若合符契。²¹ 下文即以此為旁證，析究與其相關傳說的真偽。

三、乾隆帝與孝賢皇后的感情世界

先前學界與廣大清史愛好者對乾隆帝與孝賢皇后的感情世界出現兩種極端不同的認知，有認為皇帝對孝賢皇后始終鸞鵲情深，但亦有以為皇帝的薄倖失德直接或間接導致孝賢皇后之死。²² 然而，兩說之間卻很少對話，且幾乎所有負面認知的文獻全出自清亡之後。

如民國元年(1912)出版的《清宮詞》中有言：

家人燕見重椒房，龍種無端降下方。丹闈幾曾封貝子，千秋疑案福文襄
(福康安，孝賢皇后之胞姪，傅恒之子也，以功封忠銳嘉勇貝子，贈郡王銜，二百餘年所僅見。滿洲語謂后族為「丹闈」)。²³

此書作者吳士鑿(1868-1933)登光緒十八年(1892)進士，其曾祖乃著名筆記小說《養吉齋叢錄》的作者吳振棫。前引詩中隱指傅恒妻在入宮探視傅恒之姊孝賢皇后時，於椒房(指后妃居住的宮室)與乾隆帝私通而懷福康安。

然據內廷規矩，妃嬪只有在生產時，其生母才獲准入宮相伴。除此之外，需奉特旨才能每年或數月一次與年老的本生父母在宮中小聚，且特別規定「家下婦女不許隨入，其餘外戚一概不許入宮」。²⁴ 亦即，傅恒妻依例不應

20 此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宮中硃批奏摺，檔號 04-01-12-0248-043，感謝陳昱良博士的協助。

21 清·弘曆，《御製詩集》，餘集，卷 6，頁 9；小橫香室主人編，《清朝野史大觀》，卷 6，頁 60。

22 郭成康，《乾隆正傳》，頁 214-231；陳葆真，〈《心寫治平》：乾隆帝后妃嬪圖卷和相關議題的探討〉，《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21(2006.9): 89-150；王娜，〈清高宗孝賢皇后死因考辨〉，《西南農業大學學報(社科版)》6.5(2008.10): 79-82。

23 吳士鑿等，《清宮詞》(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民國元年初刊)，頁 8。「丹闈」之滿文應轉寫作 dancan，本意是娘家。

24 清·鄂爾泰、張廷玉等，《國朝宮史》(《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乾隆二十四年增修成

奏福康安跪

奏為瀝陳感激伏懇微忱恭謝

天恩仰祈

慈鑒事竊奴才叨

諭旨以福康安進勦廓爾喀飛報捷報恭摺

加列王爵以昭敷茲如此慶事殊堪喜慰

免恩后獲之福康安亦無感戴難居之慶計

慶以此之福康安地方為欣慰也惟是

福康安涉險阻備嘗艱苦且調度有方使廓爾

喀俯首誠恐化可期不若遠隔千里世職

尚不足以酬勞勩已明降諭旨將福康安授為領

侍衛大臣俟福康安回京赴兩廣總督任時仍

令阿兄棟阿署理福康安將來在總督任內僅有

十把等官隨從不足以充龍業二併降高皇帝

功名親筆授之例榮給六品頂帶藍翎三缺令

福康安仍得力家人酌量給賞格外加

恩優獎勞臣等因欽此奉聞

命據懷機標摺伏地感泣不能自勝竊念奴才之

傳恒久叨

寵遇領袖班聯，奴才兄弟叔姪，現又俱沐

殊榮均登顯秩，一門光寵，無有倫比。奴才之父傳恒重

壚有知，自必同深銜感。奴才於十四歲蒙

恩令在

內廷當差，二十餘年以來，疊邀

拔擢，至於此極，雖捐糜頂踵，不能稍報涓埃...

(中略)

乾隆五十七年十二月 元 日

奏福康安跪

奏為瀝陳感激伏懇微忱恭謝

天恩仰祈

慈鑒事竊奴才叨

奏養長沐

生成四十年来備蒙

勅旨隆恩，實難殫述。上年五月內仰承

(中略)

乾隆五十九年五月 十七 日

奴才福康安跪

奏，為瀝陳感激伏懇微忱，恭謝

天恩，仰祈

慈鑒事。竊奴才幼叨

奏養，長沐

生成，四十年来備蒙

勅旨隆恩，實難殫述。上年五月內仰承

...

乾隆五十九年五月十七日

...竊念奴才之父

傳恒久叨

寵遇，領袖班聯，奴才兄弟叔姪，現又俱沐

殊榮，均登顯秩，一門光寵，無有倫比。奴才之父傳恒重

壚有知，自必同深銜感。奴才於十四歲蒙

恩令在

內廷當差，二十餘年以來，疊邀

拔擢，至於此極，雖捐糜頂踵，不能稍報涓埃...

...

乾隆五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圖二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乾隆末年福康安的兩謝恩摺

被允許入宮探視其大姑孝賢皇后或其親妹舒妃（見後文）。或因此故，蔡東藩在《清史演義》（1916）中就將故事的場景改成皇后誕辰的千秋節。依《大清會典》的規定，每逢皇后誕辰或元旦、冬至次日、皇太后誕辰等日，二品命婦以上均需入宮參加朝會。²⁵ 而傅恒自乾隆七年（1742）起即已擔任二品的內務府總管（見表一），知其妻確有資格入宮向孝賢皇后賀壽。然在這些正式場合，男女衆行禮乃分兩批先後舉行，禮畢即回宮的皇帝通常並無與命婦見面的機會。惟《清史演義》中並未進一步演繹福康安是乾隆帝的私生子，而所提及孝賢皇后的死因為「悲悼亡兒，無刻去懷……復冒了一些風寒，遂在舟中大發寒熱」，亦近於官方說法。²⁶

姑不論傅恒妻如何入宮，由前文對福康安生年的確認，可知她在入覲孝賢皇后時與帝私通而懷福康安的說法應屬無稽之談，因孝賢皇后早於福康安出生前六年即已過世！

表一 《清實錄》中有關傅恒生平的重要材料

乾隆五年 □月□□	授藍翎侍衛
七年 六月壬子	以御前侍衛補授內務府總管
八年 十月己巳	授戶部右侍郎
十年 六月己酉	命在軍機處行走
十一年 七月庚戌	授戶部左侍郎兼管內務府事，時已兼圓明園行走
十二年 二月乙丑	充會典副總裁官
十二年 三月丙午	陞戶部尚書
十二年 六月甲申	兼會典館總裁官
十二年 十月戊寅	時亦兼御前大臣
十三年 正月庚子	兼管兵部尚書事務
十三年 三月乙巳	協辦行在內閣事務
十三年 三月乙未	皇后過世
十三年 三月辛丑	協同履親王允禩、和親王弘晝等總理皇后喪儀
十三年 三月丁巳	加太子太保（是日，上詣皇太后宮問\安）

書），卷 8，頁 3-5。

25 清·允禩等，《大清會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 22，頁 1-11。

26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帝起居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第 7 冊，頁 44-56。

十三年 三月甲子	協辦大學士事務，並兼管吏部事務
十三年 四月丁巳	時亦兼領侍衛內大臣
十三年 四月戊寅	充殿試讀卷官
十三年 五月丙戌	暫行署理戶部三庫事務
十三年 六月甲寅	充經筵講官
十三年 九月己卯	暫管川陝總督印務（是日，上詣皇太后宮問安）
十三年 九月辛巳	奉命經略大金川軍務，仍兼管工部尚書，其原兼吏部、戶部、兵部尚書事、鑾儀衛事、內務府總管事，均交他人暫行管理
十三年 九月庚辰	授經略大學士
十三年 十月丁亥	陞大學士（是日，皇太后至觀德殿孝賢皇后梓宮前臨奠，上詣皇太后宮問安，並至觀德殿奠酒。翌日，移奉梓宮至靜安莊）
十三年 十月己丑	授保和殿大學士兼戶部尚書
十三年 十月□□	傅恒次子福隆安被選為額駙，配皇四女和嘉公主
十三年十一月癸丑	出師赴金川
十三年十二月乙酉	吏部議敘，奉旨晉銜太保，仍加軍功三級
十三年十二月壬寅	賞戴雙眼孔雀翎
十四年 正月丁卯	封忠勇公（是日，上詣皇太后宮問安，慈諭命封傅恒以公爵）
十四年 三月癸丑	賜其可照宗室穿戴朝帽頂及四圍龍褂
十四年 三月丁巳	奏凱還京（上親率傅恒詣皇太后宮問安）
十四年 三月戊午	仍兼管吏、戶兩部事務
十四年 三月己未	兼管理藩院事務（是日，孝賢皇后小祥，上至靜安莊梓宮前奠酒）
十五年 五月丙辰	賜其照宗室公等例與前對引馬
十七年 十月戊子	孝賢皇后奉安裕陵之地宮
二十年 五月壬辰	加恩再授一等公爵（是日，上詣暢春園問皇太后安）
二十年 五月癸巳	具摺奏辭加賞公爵
廿一年 四月癸丑	奉旨馳驛即赴額林哈畢爾噶一帶整理軍務
廿一年 四月丁巳	奉旨即回京贊理機務
卅四年 二月壬申	賜宴命其出師經略雲南
卅五年 三月丙申	班師抵京
卅五年 七月丁巳	病卒
卅五年 七月戊午	上臨其宅第賜奠，並命喪葬儀節均視同宗室鎮國公之例行（是日，上詣暢春園問皇太后安）
卅五年 七月壬申	諡文忠
嘉慶元年五月甲子	因子福康安而追封為貝子
元年五月壬申	因子福康安而追封為郡王

民國五年（1916）初刊之《清朝野史大觀》另記此事曰：

高宗孝賢皇后，傅文忠公恆之妹也。相傳傅恆夫人與高宗通，后屢反目，高宗積不能平。南巡還至直隸境，同宿御舟中，偶論及舊事，后諛讓備至，高宗大怒，逼之墜水。還京後，以病殂告，終覺疚心，諡后號「孝賢」。一夜坐便殿，召學士汪由敦，縷述孝賢皇后遺事，使撰入碑文，由敦奉敕撰成。²⁷

同樣未提福康安是乾隆帝的私生子，但稱孝賢皇后因皇帝私通傅恆妻一事而激起夫妻間的嚴重爭吵，旋遭皇帝逼迫投水自盡。此說出現許多訛誤：如孝賢皇后應是傅恆之姊而非其妹，²⁸ 當時是東巡而非南巡，且汪由敦在乾隆六年即已從內閣學士授禮部左侍郎，孝賢皇后過世時他已位居刑部尚書。²⁹

燕北老人（易夔之筆名）於民國八年序刊之《滿清十三朝宮闈秘史》則稱：

高宗漁色甚至。傅恆之妻，孝賢皇后嫂也，以椒房戚，得出入宮掖。高宗乘間逼幸之，傅恆妻不敢拒，遂有娠，未幾，生一男，即福康安也。傅恆凡四子，其三子皆尚主為額駙，寵眷反不及福康安。而福康安獨不尚主，其故可想見矣。弘曆愛福康安甚，屢欲封之為王，使與諸皇子均，而絀於家法，不得如願，乃俾福康安總師干，建軍功，以為分封之基礎。是以福康安所至之地，必妙簡名將勁旅以輔之。他將亦默為迎合其意，故作不勝狀，以讓功於福康安。已晉封貝子矣，然終不及封王而死。其死也，以郡王贈之。³⁰

同誤傅恆為孝賢皇后之兄，並誤傅恆有三子為額駙，但首次較細緻地提出福康安乃私生子的論述。同書另記孝賢皇后死於出巡途中一事曰：

舟次德州時，忽召集娼妓數十人登舟侍讌。酒酣，備極嫖褻。適孝賢后自他舟來，見之，大怒，語涉諷刺。上大震怒，斥其妒，徑捺其髮，而以足蹴之。孝賢后不勝其忿，遂蹈水死。上既醒，始追悔，故飾終之典，視他

27 小橫香室主人編，《清朝野史大觀》，卷1，頁42。

28 清·弘曆，《御製詩集》，四集，卷58，頁14。

29 此誤或出自英和之書。參見清·汪由敦，《松泉詩集》（《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景印乾隆間刊本），書首錢維城所撰小傳；清·英和，《恩福堂筆記》，卷下，頁3。

30 燕北老人，《滿清十三朝宮闈秘史》（北平：綠天書屋，1919），乾隆朝，頁2-3。

后獨隆。³¹

將帝后間爭吵的緣由與私通傅恒妻之傳說脫鉤，改成因召妓所引起，並將孝賢皇后之死說成是被皇帝「以足蹴之」後投水自盡。

民國十五年許嘯天出版《清宮十三朝演義》，時人有譽此書「不亞於《水滸》、《三國》諸巨作」，後甚至還捧之為「鴛鴦蝴蝶派中宮闈小說的代表作」。³²然而，該書屢屢超越史實，並天馬行空式地鋪陳八卦情節，如在第三十八至四十五回中亂指傅恒之妻為董額氏，並說弘曆是在當寶親王時即與其通姦，且於登基之初懷私生子福康安。又謂乾隆帝在京城時夜宿三姑娘之妓院，南巡時亦於蘇州召妓，孝賢皇后苦諫不成投水，但被救起，因而在濟南剪髮為尼，旋被廢。

至二十世紀下半葉，演繹這段歷史的知名小說家更是不斷引領風騷。武俠作家金庸的《書劍恩仇錄》（1955）即將福康安描述成乾隆帝的私生子，歷史小說家高陽則敷衍出暢銷一時的《乾隆韻事》（1978）。在通俗作家瓊瑤的《還珠格格》中，男主角福爾康的原型也出自福康安及其兄福隆安之綜合體，由於同名電視連續劇於1998年首播後，屢屢締造收視旋風，更引發大家對福康安其人其事的興趣。此外，二月河於1994-1999年出版的六卷本長篇小說《乾隆皇帝》，亦將相關傳說發揮得淋漓盡致。相對於清史學界普遍的沉默，這些文學作品反而既深且廣地影響到一般社會大眾對相關史事的認識。

有清之世，當然無人敢公開在出版物中提及前述的八卦傳聞，但因民初有一股質疑正史以及反清排滿的風潮，不少人從狹隘的民族情感出發，熱衷演繹宮廷軼聞，遂出現許多膾炙人口的「清史疑案」，如稱孝莊皇太后下嫁多爾袞、順治帝假死出家、乾隆帝乃漢臣陳世倌子、呂四娘刺死雍正帝等等，故我們或許該回歸證據，重新嚴肅地面對相關議題。下文將先討論孝賢皇后與乾隆皇帝間的感情，以嘗試判斷野史所提諸說的合理性。

孝賢皇后於雍正五年（1727）成為皇四子弘曆的嫡福晉，次年生皇長女（翌年夭折），八年生皇二子永璉，九年生皇三女和敬公主，乾隆二年十二月被冊立為后，十一年四月再生皇七子永琮。十二年三月，和敬公主嫁科爾

31 燕北老人，《滿清十三朝宮闈秘史》，乾隆朝，頁13。

32 裘士雄，〈關於近代作家許嘯天〉，《紹興文理學院學報（社科版）》2005.2: 23-25。

沁博爾濟吉特氏輔國公色布騰巴勒珠爾，由於乾隆帝不忍愛女遠嫁，破例准其留住京師，其府邸亦是清代唯一固倫等級的公主府。³³ 乾隆帝因極喜愛永璉，登基不久即將其名密貯於「正大光明」匾額之後，欲以之為儲君，但不意竟卒於三年，冊贈皇太子，諡端慧。永璉是有清一代百餘位皇子當中，唯一以皇太子喪儀下葬者。傷心的乾隆帝對永琮亦抱持很大期望，稱其「性成夙慧，甫及兩週，岐嶷表異，聖母皇太后因其出自正嫡，聰穎殊常，鍾愛最篤」，原本也要立為儲嗣，卻不幸於十二年年底還不到兩足歲就以痘殤，諡悼敏，乾隆帝因此下令「喪儀應視皇子從優」。³⁴

乾隆十三年春，甫喪子的皇后強顏歡笑隨皇帝及皇太后東巡，在泰山駐蹕之所的岱頂雲巢行宮初患「輕疾」，³⁵ 至濟南又「微感寒疾」，因擔心拖累大家的行程，故促請速還京師，沒想到行經德州時突然病篤而薨，諡曰孝賢。³⁶

連喪愛子與愛妻的乾隆帝，在臨送悼敏皇子永琮奉移朱華山的端慧皇太子園寢時，曾賦一詩曰：

一紓憤懣酌金卮，柳絮行將發引時。**此去想應兄待弟，都來何致母隨兒。**
試言邂逅誰能受，疊遇乖張命實奇。不忍撫棺寄餘恨，孩提莫道未全知。³⁷

提及早故的永璉應會招呼甫逝的弟弟永琮，但沒想到孝賢皇后竟也隨子而去。乾隆帝先前在永琮去世時即嘗諭王、大臣等曰：

朕即位以來，敬天勤民，心殷繼述，未敢稍有得罪天地祖宗，而嫡嗣再殤。推求其故，得非本朝自世祖章皇帝以至朕躬，皆未有以元后正嫡紹承大統者，豈心有所不願，亦遭遇使然耳。似此竟成家法，乃朕立意私慶，

33 杜家驥，《清朝滿蒙聯姻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頁 282-283。

34 《清高宗實錄》，卷 305，頁 998；呂霽紅、李賢淑，〈端慧皇太子及清宮皇子喪儀特殊事例綜析〉，收入清代宮史研究會編，《清代宮史論叢》（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1），頁 383-392。

35 清·弘曆，《御製詩集》，二集，卷 72，頁 15。

36 《乾隆帝起居注》第 7 冊，頁 44-56。又，當時在京的傳教士亦曾在寄回歐洲的信函中提及孝賢皇后之死，稱其是山東拜廟途中發病，一日後即卒。參見高王凌，〈劉松齡筆下的乾隆十三年——劉松齡研究之二〉，《清史研究》2008.3(2008.8): 93-100。

37 清·弘曆，《御製詩集》，二集，卷 4，頁 4-5。

必欲以嫡子承統，行先人所未曾行之事，邀先人所不能獲之福，此乃朕過耶。³⁸

指稱自己兩度欲以「元后正嫡」來繼承大統，卻無法擺脫命運的捉弄，言辭間何等悲愴哀怨。

孝賢皇后被乾隆帝評價為「歷觀古之賢后，蓋實無以加茲」，³⁹故當她逝世之初，帝即有「**偕老歡莫追，嘆逝愁奚益**」詩句，慨歎兩人未能攜手白頭；到了嘉慶元年（1796），八十六歲的乾隆帝最後一次至孝賢皇后靈前酌酒時，他都還在賦詩中註曰：「於戊辰三月十一日大故，**偕老願虛，不堪追憶。**」⁴⁰

正因為如此，雖然皇帝宣稱「縱令伉儷恩篤，亦不可事事從而加厚，以致失之太過；即或情誼稍有未洽，亦不宜事事從而貶抑，以致失之不及」，但在實際處理喪事時卻屢屢超越先前典制的規定，⁴¹且有五十餘名外省的滿洲文武官員，因未具摺奏請欲赴京叩謁皇后梓宮，而遭降級、調用或銷去軍功紀錄，還有一批官員在喪期內違制剃髮，亦受到重懲。⁴²皇長子永璜也因未能深表哀痛，遭乾隆帝嚴斥，十三年六月帝嘗諭諸王及滿洲大臣等曰：

試看大阿哥，年已二十一歲。此次於皇后大事，伊一切舉動，尚堪入目乎？**父母同幸山東，惟父一人回鑾至京，稍具人心之子，當如何哀痛，乃大阿哥全不介意，祇如照常當差，並無哀慕之忱。**

且在盛怒之下公開宣布永璜和同樣表現失當的皇三子永璋，均「斷不可承續大統」。⁴³乾隆帝此諭也許亦可用來支持孝賢皇后非如野史所傳是枉死的，因若如此，正常人肯定不會還理直氣壯地責備大阿哥「稍具人心之子，當如何哀痛」。

由於後宮不可一日無主，十三年七月，乾隆帝在皇太后的堅持下將烏拉

38 《清高宗實錄》，卷 305，頁 998-999。

39 《清高宗實錄》，卷 315，頁 174。

40 清·弘曆，《御製詩集》，二集，卷 5，頁 8、餘集，卷 3，頁 14。

41 清·允禩等，《欽定大清會典則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乾隆二十九年成書），卷 88，頁 45-80。

42 劉桂林，〈孝賢皇后之死及喪葬餘波〉，《故宮博物院院刊》1981.4: 24-28。

43 《清高宗實錄》，卷 317，頁 207-208。

納喇氏自嫺貴妃晉封爲皇貴妃，暫攝六宮事，並在孝賢皇后喪滿二十七個月後，始於十五年八月派傅恒爲正使，冊立烏拉納喇氏爲皇后。⁴⁴這也可作爲傅恒之姊非因乾隆帝而枉死的旁證，否則，此一派遣將令傅恒情何以堪！

十六年三月十一日，逢孝賢皇后的三週年忌辰，皇帝因正恭奉皇太后南巡，無法親至愛妻墳前酌酒，他雖已提前預祭，但臨期仍遙賦一詩曰：「獨旦歌來三忌週，心驚歲月信如流。斷魂恰值清明節，飲恨難忘齊魯遊。豈必新琴終不及，究輸舊劍久相投……」⁴⁵顯見新冊立的繼后烏拉納喇氏（「新琴」），依然無法取代結髮二十二年的孝賢皇后（「舊劍」）。

乾隆帝追懷孝賢皇后的篇章頗多，在御製詩文集中即有約八十處直接提及故妻，詩中出現「忍誦關雎什，朱琴已斷弦……愁喜惟予共，寒暄無刻忘……一女悲何恃，雙男痛早亡。不堪重憶舊，擲筆黯神傷」、「因參生死俱歸幻，畢竟恩情總是空。廿載同心成逝水，兩眶血淚灑東風。早知失子兼亡母，何必當初盼夢熊」等備極哀痛之文辭。⁴⁶此外，〈述悲賦〉中亦稱：

嗟予命之不辰兮，痛元嫡之連棄；致黯然以內傷兮，遂邈爾而長逝！……況顧予之傷悼兮，更怆恨而切意；尚強歡以相慰兮，每禁情而制淚……聿當春而啓轡，隨予駕以東臨。抱輕疾兮念眾勞，促歸程兮大故遭……信人生之如夢兮，了萬世之皆虛……。⁴⁷

前述「痛元嫡之連棄」、「致黯然以內傷兮」、「早知失子兼亡母，何必當初盼夢熊」等文句，都指出孝賢皇后之死乃深受所生諸子接連夭折，僅皇三女存活，令其身心均大受打擊所致。

由於孝賢皇后是在濟南發病而薨，故乾隆帝怕觸景生情，此後南巡時都特地繞道不經濟南。乾隆四十九年，他八度經過時仍不忍入城，在所賦詩的小註中記稱：「戊辰春，初次東巡駐蹕濟南，孝賢皇后於此遭疾，遂至不起。嗣後自辛未逮今甲辰，凡八度經過皆弗入城。合之生本無生之說，尚覺未忘芥蒂耳。」即使到他八十歲第九次經過濟南城時，還稱「歷下逝仙恨豈忘，八旬偕老意難平」，並自註曰：「孝賢皇后於濟南得病，遂不起，故每及

44 《清高宗實錄》，卷 318，頁 218-220、卷 370，頁 1086。

45 清·弘曆，《御製詩集》，二集，卷 25，頁 21。

46 清·弘曆，《御製詩集》，二集，卷 3，頁 25-26。

47 清·弘曆，《御製文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初集，卷 24，頁 3-5。

之。」⁴⁸

據《清實錄》及《御製詩集》，從十三年四月起，乾隆帝至孝賢皇后的靈前親自酌酒共約百次，還為亡妻吟詠一首又一首情深意重的詩作，時而述說內心衷情，時而分享宮中大事。⁴⁹十五年，帝奉皇太后之命冊封烏拉納喇氏為繼后之前，即特地至孝賢皇后靈前酌酒。二十八年，又賦詩告知兩孫已娶媳成家。⁵⁰

三十八年冬，乾隆帝決定秘密立儲，他手書皇十五子永琰名，「密緘而識藏之」，並將此事諭知軍機大臣，雖未明示所定何人，但敏感者或可猜出皇帝心目中的儲君，因是年冬至的南郊大祀，諸皇子均侍儀觀禮，惟永琰奉派祭孝賢皇后陵，而先前每年五次的公祭均只是遣官行禮。此後迄乾隆六十年正式冊立皇太子之前，永琰共被派至孝賢皇后靈前致祭至少十六次，其他皇子則無一曾獲指派，相信乾隆帝應是希望藉此能讓永琰與孝賢皇后較為親近。⁵¹四十二年五月，當甫過世的皇太后奉安時，永琰更受命捧孝賢皇后的神牌，出至穿堂跪迎，並恭代孝賢皇后對皇太后行參拜之禮。⁵²

六十年九月，永琰被公開立為皇太子，改上一字為顒，並追封其已故之生母令懿皇貴妃魏佳氏為孝儀皇后，升祔奉先殿，列於孝賢皇后之次。在宣布此事的詔書中，還特別提及原本欲立永璉和永琮為太子之事。翌年元旦嘉慶帝登基，旋奉太上皇之命詣永璉的園寢酌酒，太上皇也親赴孝賢皇后陵前，應是告知自己內禪之事，⁵³知孝賢皇后母子在乾隆帝的心目中地位甚高。美國克利夫蘭美術館（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藏有宮廷畫家所繪的〈心寫治平〉圖卷，其中隨附在乾隆帝肖像之後的十二位后妃（乾隆朝總數凡四十一位），即以孝賢皇后居首，舒妃的畫像排在第五位，繼后及好幾位皇貴妃或貴妃則並不在其中。⁵⁴

48 清·弘曆，《御製詩集》，五集，卷3，頁1、卷54，頁25。

49 此據迪志文化公司的「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及中研院的「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

50 清·弘曆，《御製詩集》，三集，卷29，頁9。

51 《清高宗實錄》，卷1067，頁276-277、卷1486，頁859。

52 《清高宗實錄》，卷1032，頁829-830。

53 《清高宗實錄》，卷1486，頁857-859、卷1494，頁1005。

54 陳葆真，〈《心寫治平》：乾隆帝后妃嬪圖卷和相關議題的探討〉，頁98-103。

據前文之討論，筆者認為身為帝王的乾隆帝雖不可能做到「不二色」，但他對孝賢皇后的感情應是真摯的，他既無可能亦無必要如某些野史所稱，因一時之「內疚」而作態，且也很難想像萬眾之上且后妃滿宮的皇帝，會願意持續近半個世紀不斷至靈前面對讓他「心懷罪惡感」的亡妻。

筆者更懷疑後人或將孝賢皇后之死與繼后的一些遭遇混淆了。查烏拉納喇氏於三十年正月陪同皇帝南巡，途中諭旨有云：「朕恭奉皇太后巡幸江浙，正承歡洽慶之時，皇后性忽改常，於皇太后前不能恪守孝道。比至杭州，則舉動尤乖正理，跡類瘋迷，因令先程回京，在宮調攝。」乾隆帝於是派額駙福隆安先將繼后送回京師，旋下令收回其冊寶，翌年繼后即病卒，並在兩個多月內就草草奉安，喪儀且奉旨降級照皇貴妃之例舉行。然據《內務府奏案》的記載，營造司為此一葬事所請領的棺具材料是「杉木，見方尺：五十九尺七寸二分五厘」，僅能製作一具勉強放人的棺柩，而依《大清會典》規定，就算皇貴妃亦應使用較高級的楠木成造才合制；再者，據《內務府奏案》整個喪禮才費銀二百零七兩，此數尚不及孝賢皇后喪禮所花幾十萬兩的零頭，少數為繼后鳴冤叫屈者，更遭遣戍、甚至斬決棄市的處分，顯見乾隆帝對繼后盛怒未消。⁵⁵

查在裕陵的乾隆帝地宮中祔葬有孝賢皇后、孝儀皇后、慧賢皇貴妃、哲憫皇貴妃、淑嘉皇貴妃，身為繼后的烏拉納喇氏卻被難堪地摒除於外，其金棺葬在裕陵西邊半公里處的妃園寢。該園寢原以奉安在明樓之後、寶頂之下的純惠皇貴妃（乾隆二十五年卒，福隆安嫡妻之生母）位階最高，繼后入葬時不僅未能與其他嬪妃一樣有獨立的葬位，其棺柩竟被塞進純惠皇貴妃的地宮，且置於主棺的左邊角落，而非居中的尊位。在東陵官員所撰的《陵寢易知》中，繼后條下還記其「未入享、無祭」，⁵⁶ 她也是清朝眾皇后當中唯一無諡號者！這些待遇均在在表露出乾隆帝愛恨分明的性格。

繼后究竟為何在南巡時與乾隆帝起嚴重爭執而自行剪髮，⁵⁷ 迄今仍是一個

55 此段參見李貞，〈乾隆烏喇那拉皇后剪髮事因新證〉，《紫禁城》2009.5: 54-58、2009.6: 46-49、2009.7: 42-43；徐廣源，〈揭開乾隆「廢后」葬地之謎〉，《紫禁城》2006.7: 92-95。

56 徐廣源，〈揭開乾隆「廢后」葬地之謎〉，頁 92-95。

57 剪髮一事乃見諸《清高宗實錄》，卷 1066，頁 261。

謎。當時民間廣泛流傳此事肇因於皇帝欲在江南納一漢人妃子，繼后以祖宗家法強諫所致。⁵⁸ 另有學者則認為繼后是在南巡途中發現太后和皇帝欲晉陞永琰的生母令貴妃為皇貴妃，因疑此事與立儲之事攸關故大鬧。⁵⁹ 蔡東藩在《清史演義》中有〈遊江南中宮截髮〉一回，則稱乾隆帝在下江南時召妓酣飲，繼后氣憤不過，乃剪下萬縷青絲，此舉為滿俗最忌，因通常遇重大喪事時才剪髮，夫妻遂徹底決絕。正史中記皇帝乃於三十年六月晉封令貴妃為皇貴妃，⁶⁰ 攝六宮事，且自此不再立后。

許嘯天在《清宮十三朝演義》中則張冠李戴、時空錯亂，將繼后剪髮一事附身於孝賢皇后之上，並虛構出皇帝遊河召妓和孝賢皇后投水的情節。於是，乾隆帝的感情世界在一位又一位小說家的接力主講之下，並受影視和網路的推波助瀾，遂令口水淹沒了史實，傳說取代了真相。

由於眾口鑠金，相關傳說遂流播日廣，並在嚴肅的歷史著作中也開始擁有發言空間，如《清鑑易知錄》（1917）記孝賢皇后病死時，即以小註稱「野史謂為帝蹴斃」。⁶¹ 蕭一山在 1923 年初版的《清代通史》中，更將乾隆帝形容成「平康買笑」、「喜戀聲色」的「薄倖」之人，惟該書所大量摘引且用以論證的《清代野叟秘記》，乃民初佚名者所撰的非史學作品，其中的乾隆帝韻事令人懷疑幾乎全出自杜撰，如稱皇帝在京時嘗微服出宮狎名妓三姑娘，並在南巡途經濟南時擁妓酣眠，因而與繼后發生爭執，「命宮監曳之出」，后於悲憤之下遂剃度出家，更稱「高宗屢次南巡必經濟南，亦未嘗有故劍之情……其後后為某妃所讒，被逮京師，得三姑娘之力而始解。高宗指居揚州某寺，死時亦未得以后禮葬」。⁶² 其實，乾隆帝在孝賢皇后卒後曾九過濟南，但均因不堪回首而從未入城。且若其欲軟禁繼后，亦絕不會將之置於遙遠的揚州，而應選在京畿附近，以便就近監控。

58 郭成康，《乾隆正傳》，頁 326-335。有疑此一漢族女乃乾隆三十一年十一月初封明常在的揚州民人陳氏，嘉慶三年晉封芳妃。

59 此說參見李寅，〈乾隆烏喇那拉皇后剪髮事因新證〉。惟因皇帝至三十八年始決定秘密立儲，故筆者懷疑令貴妃晉封皇貴妃乃繼后剪髮一事之果而非因。

60 《清高宗實錄》，卷 738，頁 134。

61 許國英，《清鑑易知錄》（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民國六年初刊），正編，卷 8，頁 178。

62 蕭一山，《清代通史》，卷中，頁 237-241。

四、傅恒與乾隆帝的互動

乾隆朝名臣傅恒所受的殊寵似乎有清一代罕有人能及（參見表一），他於乾隆五年（1740）授六品之藍翎侍衛，七年即以二十出頭的御前頭等侍衛補授二品之內務府總管，⁶³旋調戶部侍郎，在軍機處行走；十二年三月，陞授戶部尚書。十三年三月，其親姊孝賢皇后過世，傅恒於同月旋加太子太保，更被拔擢為協辦大學士，兼管吏部事務。九月，因大金川屢次侵奪鄰近土司，而經略大學士訥親無能勦平，乾隆帝為幫傅恒創造可立重大軍功的機會，遂命其經略大金川軍務，還未出征就先取代遭革職之訥親出任諸殿閣之首的保和殿大學士，仍兼戶部尚書。至於傅恒原兼之吏部尚書、兵部尚書、工部尚書、鑾儀衛、內務府總管等職，則均暫交他人管理，知其當時受重用之程度恐在清史上絕無僅有。

傅恒在政壇的驟貴應深受孝賢皇后的影響，時人程穆衡在《金川紀略》一書中即有云：

后以愛子去膝下，悲悼成疾，夢碧霞元君（農按：此即俗稱的泰山娘娘）召之，上為東巡祈福于岱頂，后從還至濟南不豫，上為改程，由水途還京，次德州薨……上念后愈無已，而后臨薨，以傅恒為託，故上欲驟貴恒，且令得建大功，有以服中外，庭【廷】臣窺見其旨，故甚重其行。⁶⁴

指稱孝賢皇后死前曾將傅恒託交皇帝照顧。而乾隆帝亦曾在十四年正月的諭旨中明白點出：「孝賢皇后念經略大學士手足至親，教導成就，恩意篤摯，即朕亦因孝賢皇后諸弟中能如此忠誠任事殊不易得，是以優加眷遇。」⁶⁵同年十月，更嘗諭軍機大臣等曰：「朕之加恩傅謙兄弟者，乃因皇后加恩，並不因其為大學士公傅恒之兄弟也。即大學士公傅恒之加恩，亦由於皇后，而況其兄弟乎！」⁶⁶明指傅恒及其兄弟的眷遇均因孝賢皇后之故。

63 清·朱方增，《從政觀法錄》（《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景印道光十年序刊本），卷 27，頁 1；《清高宗實錄》，卷 169，頁 147。

64 清·程穆衡，《金川紀略》（《金川待志》，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影印今人鈔本），卷 2，頁 25-26。

65 《清高宗實錄》，卷 332，頁 557-558。

66 《清高宗實錄》，卷 351，頁 849。

十三年十月，皇帝親上加親選中傅恒行二的嫡長子福隆安爲額駙，配皇四女和嘉公主。⁶⁷ 由於十一月出征的傅恒陳奏「如不成功，無顏以見衆人」，皇太后乃於十二月二十五日頒懿旨曰：

經略大學士傅恒此見實爲太過，經略大學士傅恒此行原爲國家出力，非爲一己成名，如爲成名起見，豈有國家費如許帑項、如許生命，專以供一己成名之理。況退縮貽誤者，朝廷既治其罪，而經略大學士傅恒忠勇奮發、勤勞任事如此，何不可見眾人之有，且**人事既盡，成功與否，則當聽命於天**。若天意不欲殄滅醜類，人力何能強違？經略大學士傅恒之出力，期於國事有益也，必謂不能成功，即不可見眾人，試思果如所見，於國事有益乎？否乎？自宜遵奉朝廷前旨爲是。⁶⁸

明白爲其緩頰轉圜，以避免萬一兵事失利時所可能產生之難堪，也顯示皇太后介入此事之深。

由於大金川叛酋廣築碉樓負隅固守，清廷因不希望「耗有用之帑儲，竭內地之兵力，而從事於人力難施之荒徼」，乾隆帝遂決定班師。十四年正月十五日諭旨曰：「經略大學士傅恒乃中朝第一宣力大臣，素深倚毗，豈可因荒徼小醜久稽於外，朕心實爲不忍，即擒獲渠魁，掃蕩巢穴，亦不足以償勞。此旨到日，經略大學士傅恒著即馳驛還朝。」⁶⁹ 此役先後歷時兩年，調動官兵八萬餘名，靡費約二千萬兩，最後雖因大金川乞降而維持顏面，但傅恒實未立勳功。⁷⁰ 同月十八日，上詣皇太后宮問安，慈諭命封傅恒爲公爵，是日，乾隆帝即以「平大金川之功」封其爲忠勇公。傅恒於短短數月之間就位極人臣，且自此均獨任保和殿大學士兼首席軍機大臣。⁷¹

據《清實錄》，皇太后雖宣稱「皇帝御極十有四年，予從不問外朝政事」，⁷² 但我們從表一所整理之資料，可以發現皇帝在加傅恒太子太保、命其

67 此訂婚時間據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小玉牒》，參見黃一農，〈從納蘭氏四姊妹的婚姻析探《紅樓夢》的本事〉，頁4。

68 《清高宗實錄》，卷331，頁526-527。

69 《清高宗實錄》，卷332，頁555-556。

70 莊吉發，《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2），頁116-128。

71 傅恒去世後即不再設保和殿大學士。參見錢實甫，《清代職官年表》第1冊，頁51-62、137-140。

72 《清高宗實錄》，卷333，頁565-566。

暫管川陝總督印務、陸大學士、封忠勇公等重大決定時，當天均先至皇太后前問安。且皇后梓宮將從觀德殿（在北京景山）移奉六、七公里外之靜安莊的前一日，皇帝先詣皇太后宮問安，接著至觀德殿奠酒，隨即上朝宣布晉陞傅恒爲大學士。⁷³ 孝賢週年忌時，乾隆帝也至靜安莊奠酒，或告知愛妻自己已封內弟爲忠勇公，是日並宣布由傅恒兼管理藩院事務，而兩天前帝亦曾陪同班師回京的傅恒問皇太后安。這些都讓人不能不合理懷疑，皇太后在傅恒所受榮寵背後常扮演著重要角色，而其緣由應就是孝賢皇后「十餘年來，侍奉皇太后，承歡致孝，備極恭順」所建立的融洽婆媳關係。⁷⁴

乾隆帝對后家的恩遇還表現在將傅恒三子養於宮中一事。由於乾隆帝封傅恒之姊爲皇后（福康安之姑母），並納傅恒妻之同母妹爲舒妃（福康安之阿姨），⁷⁵ 但孝賢皇后及其所生兩子均不幸先後去世，而舒妃唯一之子亦於十八年六月夭折，⁷⁶ 傷心的乾隆帝遂或因移情作用，而將稍後出生且擁有雙重外甥身分（分別透過孝賢皇后與舒妃之關係）的福康安，「由垂髫養……多年訓誨，至於成人」，⁷⁷ 以緩解自己對亡妻母子的思念，同時也撫慰舒妃的喪子之痛。傅恒庶出之長子福靈安當時已任御前侍衛，嫡出的次子福隆安則獲選配皇四女和嘉公主，且「年少命侍禁廷養育」，⁷⁸ 出養福康安一事應亦被傅恒視爲莫大榮寵。

福康安之弟福長安也自幼養於宮中，故當嘉慶帝痛斥被賜死之和珅的同黨時有云：「福長安蒙皇考養二十餘年……況如福長安之稍有趨走微勞，譬如小犬之曾蒙馴飼禁中者乎……伊平日在皇考前常有捧茶之職事，今著前往裕陵，永遠充供茶拜唐阿。」⁷⁹ 知其幼年曾在御前擔任奉茶的工作，而福康安也是「自幼即供任使」。⁸⁰ 傅恒諸子因此與皇太后相當熟稔，據《清高宗實

73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帝起居注》第 7 冊，頁 330-331。

74 《清高宗實錄》，卷 305，頁 998。

75 黃一農，〈從納蘭氏四姊妹的婚姻析探《紅樓夢》的本事〉，頁 1-14。

76 舒妃所生之皇十子於三歲殤，未命名。參見唐邦治，《清皇室四譜》，卷 3，頁 24。

77 《清高宗實錄》，卷 1296，頁 418。

78 清·弘曆，《御製詩集》，四集，卷 77，頁 12-13。

79 《清仁宗實錄》，卷 50，頁 630-631。由於福康安嘗自稱「臣母撫臣成立，以仰邀恩眷」，知應是已能行走之後始送入宮撫養。參見清·國史館編，《滿漢大臣列傳》，卷 30，頁 10。

80 《清高宗實錄》，卷 1332，頁 1035。

錄》的記載，他們均曾數度代表皇帝向在異地的皇太后問安。

查清朝皇帝將直系以外的小孩撫養宮中的情形並不多見，在《欽定皇朝文獻通考》中，記載前六朝共十一例，均以親王、郡王或貝勒之女封和碩公主，其中純禧公主（順治帝皇五子恭親王常寧之長女）更於雍正元年（1723）破格晉封為皇帝親生女始授予以固倫公主。⁸¹此外，還有九位宗室女於康、雍、乾三朝撫養宮中，後以鄉君、縣君、郡君或郡主等名位嫁與蒙古貴族。⁸²其餘散見文獻者，僅知太祖朝有濟爾哈朗（努爾哈齊之親姪）、伊爾登（開國五大功臣之一額亦都的第十子）、達啓（額亦都次子，娶努爾哈齊第五女）等，⁸³康熙朝有策凌與恭格喇布坦兄弟等，乾隆朝有桑齋多爾濟與永丹多爾濟父子、扎拉豐阿與丹巴多爾濟父子、色布騰巴勒珠爾等，他們大多屬重要蒙古王公之子弟。⁸⁴

其中蒙古喀爾喀部之策凌娶康熙帝皇十女和碩純愨公主，授和碩額駙，尋賜貝子品級，雍正九年晉封和碩親王，其弟恭格喇布坦亦尙郡主授固山額駙。桑齋多爾濟，喀爾喀部人，其母為怡親王允祥第四女和惠公主，乾隆三年襲扎薩克多羅郡王，因幼孤，命教養內廷，後尙縣君，授多羅額駙；其長子永丹多爾濟於乾隆四十四年襲扎薩克多羅郡王，尋尙郡君，授多羅額駙。

又據《小玉牒》，蒙古喀喇沁部之扎拉豐阿於乾隆十年尙郡主，授多羅額駙，其父僧袞扎布娶康熙皇十四子胤禛之第二女，其兄瑚圖靈阿娶原泰郡王弘春（胤禛長子）長女，其子丹巴多爾濟初娶循郡王永璋（乾隆帝皇三子）長女，妻卒後又繼娶不入八分輔國公永琨（雍正帝皇五子弘晝之第四子）之女，且加恩保留原秩。⁸⁵色布騰巴勒珠爾為蒙古科爾沁部人，其家族中人

81 清·張廷玉等，《欽定皇朝文獻通考》（《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乾隆十二年成書），卷242，頁43-57。

82 杜家驥，《清朝滿蒙聯姻研究》，頁594-681。

83 清·鐵保等，《欽定八旗通志》（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8，景印嘉慶四年刊本），卷124，頁1、卷135，頁35；趙爾巽等，《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6點校本，民國十七年成書），卷225，頁9178。

84 清·祁韻士等，《欽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24，頁5、卷49，頁6-9、卷70，頁1及22；《清仁宗實錄》，卷265，頁600-601；清·弘曆，《御製詩集》，二集，卷51，頁15；杜家驥，《清朝滿蒙聯姻研究》，頁340-343。

85 姜念思，《丹巴多爾濟小考》，《故宮博物院院刊》2001.1: 66-71。

(包括太宗的孝端皇后和孝莊皇后) 與皇室通婚頗多：色布騰巴勒珠爾娶孝賢皇后所生之皇三女和敬公主，其父達爾漢親王羅卜藏袞布則娶順治帝次子裕親王福全第五女。⁸⁶ 相對於皇室養女多被用作政治婚姻的籌碼，康、乾兩朝被撫育宮中的養子均出自與皇室關係密切之姻親，福康安兄弟即屬孝賢皇后母家之人，類似情形雖然罕見，但仍有前例可循。

傅恒於三十四年奉命征緬，乾隆帝曾千里賜扇，御題詩中有「世上誰知我，天邊別故人」句，顯露君臣二人的交情深厚。⁸⁷ 是年，傅恒病卒，乾隆帝親自到此社稷之臣府上致哀，他在悼亡詩中告知九泉下的內弟曰：「平生忠勇家聲繼，汝子吾兒定教培。」史學界有因乾隆帝對已故的傅恒稱「汝子」就是「吾兒」，故認為福康安乃乾隆帝的私生子。⁸⁸ 然若此一失德醜事為真，皇帝應不致自行公開於世，該句其實只是對傅恒承諾會盡力照顧身兼自己半子的福隆安以及養子的福康安、福長安（福靈安已卒）！乾隆帝於五十二年八月諭旨該如何處理林爽文之亂時，即曾有言：「朕之待福康安，不啻如家人父子，恩信實倍尋常，福康安亦當以伊父傅恒事朕之心為心。」⁸⁹

類似「汝子吾兒定教培」的詩句，亦嘗見於同樣撫養宮中的丹巴多爾濟身上。乾隆四十八年八月，皇帝駐驛在萬祥寺（位於今遼寧省凌源市）側的行宮。由於修建此宮的郡王扎拉豐阿已於春天逝世，帝遂感賦一詩懷念這位他「自幼教養栽培」的故人。因其次子丹巴多爾濟曾娶皇孫女，封固山額駙，詩中遂有「卻看爾子繼，原是我孫稱」句，告知已入冥域的扎拉豐阿：「爾子」現已成為「我孫」。⁹⁰ 據此，前引「汝子吾兒定教培」中的「吾兒」至少可用來指和碩額駙福隆安，此亦有可能是乾隆帝對極少數幾位曾獲特恩養於宮中的親貴之子的私下暱稱。

86 清·祁韻士等，《欽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卷 18，頁 1-6、卷 24，頁 1-12。

87 清·國史館編，《清史列傳》（《清代傳記叢刊》，臺北：明文書局，1985，景印清刊本），卷 20，頁 12。

88 蕭一山，《清代通史》，卷中，頁 230；牟潤孫，〈福康安是清高宗私生子之謎〉，收入氏著，《海遺雜著》（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0），頁 51-57。

89 《清高宗實錄》，卷 1287，頁 262。

90 清·弘曆，《御製詩集》，四集，卷 99，頁 4。

五、傅恒諸子在乾嘉兩朝的際遇

由於先前眾多與福康安相涉之傳說的出現，均因誤認他所受恩寵遠超過清代任何一位非宗室之人，下文即試作釐清。查福康安十八歲授正二品之侍郎，三十歲陞從一品之尚書，三十九歲任正一品之領侍衛內大臣，雖十分突出，⁹¹但除了生封貝子與卒贈郡王外，其父傅恒與之相較絕對有過而無不及：傅恒約二十二歲擔任侍郎，二十六歲陞尚書；其親姊孝賢皇后過世後，在皇太后及皇帝的特意栽培下，不到一年傅恒就已任領侍衛內大臣、授保和殿大學士，最多時還兼管吏部、戶部、工部、兵部、鑾儀衛、內務府，且因「戰功彪炳」而封忠勇公。

除早卒的福靈安（僅歷任侍衛、副都統及總兵）外，⁹²福康安其他兄弟的表現亦不遑多讓：福隆安二十六歲即授尚書，其父過世時他已擔任工部尚書，兼管理藩院、步軍統領、內務府、鑾儀衛等事務，二十八歲襲父爵封一等忠勇公，三十六歲任領侍衛內大臣；福長安的生年不知，但若他乾隆四十年（1775）初授藍翎侍衛時為通常之十八歲，則他年約二十二歲時任侍郎，二十九歲陞尚書，歷任兵、工、戶三部，三十九歲任領侍衛內大臣。而皇帝對傅恒家人任官的安排常出現襲替的情形，如傅恒病重時，其原總管內務府大臣員缺就交福隆安管理；而當福隆安生病時，其負責的許多職位即由福康安補授或協同辦理。

傅恒父子的影響力更可以權大事重的軍機大臣為例，軍機處之編制通常為六、七人，乾隆朝最多時有十一人，而傅恒從乾隆十年起即入直，且自十四年以迄死前，連續二十二年均為首席；福隆安則從三十三年起至四十九年病卒前、福長安從四十五年起迄嘉慶四年（1799）遭革職前、福康安僅零星有五年出任大臣；四十八、九年間，福隆安、福康安、福長安三兄弟更同時在軍機處。⁹³

91 下文中有關傅恒諸子的歷官過程，均請參見《清實錄》以及中研院史語所與臺北故宮博物院合作建置之「人名權威：明清人物傳記資料查詢」。

92 黃一農，〈從納蘭氏四姊妹的婚姻析探《紅樓夢》的本事〉，頁 6-9。

93 此段參見錢實甫，《清代職官年表》第 1 冊，頁 137-144。

至於野史所謂的福康安「被異數有十三」之說，雖屬突出，但在滿洲功臣中還不能算得上絕無僅有，如稱其封爵時疊以「嘉勇」二字，獲賜寶石頂和四團龍補服，賞戴通常貝子才有的三眼翎，且因立軍功而三次圖形於紫光閣，皇帝並「親為製贊」等等恩遇，即均見於傅恒生平，福隆安及福長安也獲圖形及御贊。又如一等武毅謀勇公兆惠、一等誠勇公班第、一等誠嘉毅勇公明瑞、一等超勇公海蘭察、一等誠謀英勇公阿桂、二等超勇伯薩賴爾、三等忠勤伯黃廷桂等人，亦因戰功封疊字世職、圖形紫光閣，並賜寶石頂、四團龍補服。⁹⁴ 知乾隆帝對福康安的照顧，主要乃因他是孝賢皇后的子姪且勞苦功高，若因他是自己的私生子，則傅恒、福隆安、福長安父子恐不會亦得到相近之恩遇，且乾隆帝也不會捨得屢屢派其督師遠征、親冒矢石，以至最後病卒軍中！

事實上，在乾隆皇帝的詩文集中，只要和孝賢皇后有關的人物，都會被特別表明：例如當額駙色布騰巴勒珠爾侍宴時，乾隆帝即自註「固倫和敬公主乃孝賢皇后所生」；詩文集中也會出現「毅勇承恩公明瑞，孝賢皇后之姪也」、「故雲貴總督將軍一等誠嘉毅勇公明瑞，明瑞為孝賢皇后之姪」、「明亮為孝賢皇后親姪」、「奎林乃發勇公明瑞親弟，皆孝賢皇后親姪」等小註，⁹⁵ 顯見孝賢皇后在乾隆帝心目中的特殊地位。

先前有許多人因乾隆帝未招福康安為額駙，卻以其兄福靈安為多羅額駙、福隆安為和碩額駙，遂認為此即福康安為乾隆帝私生子之旁證。查乾隆帝共只有五個女兒長大至可嫁人，而福隆安已娶皇四女，故乾隆帝不太可能將僅有的兩位年歲相當且未殤之皇七女（乾隆二十一年生）或皇九女（二十三年生）再許給傅恒之子，而是分別配超勇親王策凌之孫拉旺多爾濟（婚前已封世子）以及協辦大學士兆惠之子扎蘭泰（婚前已襲封一等武毅謀勇公），其中策凌娶康熙帝皇十女，兆惠則是雍正帝生母孝恭仁皇后之族孫，⁹⁶

94 趙爾巽等，《清史稿》，卷 312，頁 10661、卷 313，頁 10673、卷 314，頁 10704-10707、卷 318，頁 10737-10747、卷 323，頁 10807、卷 327，頁 10888-10891、卷 331，頁 10935-10943。

95 清·弘曆，《御製文集》，二集，卷 43，頁 3 及 5；清·弘曆，《御製詩集》，二集，卷 51，頁 15、二集，卷 86，頁 1、四集，卷 58，頁 22。

96 唐邦治，《清皇室四譜》，卷 4，頁 16-18。

他們先前即與皇室有密切的姻親關係，遂藉親上加親以籠絡其家族。

乾隆帝於四十三年有〈賜吉林將軍福康安〉一詩，中稱「知可棟梁任，因教節鉞分」，⁹⁷顯然期望他在武事上有所發展，故緊接著的十八年期間，福康安除短暫任京官外，幾乎全外放邊地重鎮，歷任盛京將軍以及雲貴、四川、陝甘、閩浙、兩廣、四川、閩浙等地總督。五十七年十一月敘征廓爾喀功，諭旨曰：

此次福康安統兵進勦廓爾喀……果能擣穴擒渠，厥功甚大。前代功臣，原有身非宗室，晉封王爵之例。朕本擬俟紅旗遞到，加封王爵，以昭異數。今因廓爾喀畏罪投誠，十分恭順，而藏內又復氣候早涼，恐為雪阻，福康安等遂傳旨受降，班師葺事，是以止將福康安賞給世職。

知乾隆帝本擬在福康安「擣穴擒渠」後將其封王，沒料到福康安卻因輕敵而勞師損兵，幸廓爾喀主動投降求和，但皇帝只好取消原意，改授福康安為領侍衛內大臣，僅照王公名下親軍校之例，賞給三名六品頂帶的藍翎侍衛缺，令福康安自行於家人中酌量給戴。⁹⁸

皇帝當時還對自己的作法公開加以解釋，稱：

福康安係孝賢皇后之姪，大學士傅恆之子，如果能成鉅功，或可晉封王爵。在朕止以其勳勞甚大，用示酬庸。而天下無識之徒，或謬議朕厚於后族，破格施恩，傳之後世，亦且以為口實，幾與漢唐之寵任外戚者無異，朕將何以自解？而福康安父子兄弟多登顯秩，福康安又荷王封，**富察氏一門太盛，於伊家亦屬無益**。但福康安既成大功，朕又不得不加以殊恩，轉覺兩難。茲如此竣事，諸臻完善，朕既免加恩后族之嫌，福康安亦無盛滿難居之慮。雖不克副朕初願，而計慮及此，較之蕩平廓爾喀地方，倍為欣慰也。⁹⁹

擔心福康安如以此等表現封王必遭忌，自己也將被人批評是寵任外戚，故認為此一結局比蕩平廓爾喀地方還要令其欣慰，但字裡行間仍可體會他極希望福康安能以彪炳戰功封王。

97 清·弘曆，《御製詩集》，四集，卷53，頁24。

98 此段參見《清高宗實錄》，卷1417，頁1059-1060；鄧銳齡，〈清乾隆朝第二次廓爾喀侵藏戰爭（1791-1792）史上的幾個問題〉，《中國藏學》2009.1: 20-30。

99 《清高宗實錄》，卷1417，頁1059。

五十八年春，奉旨自西藏轉赴廣西處理安南事務的福康安遭逢母喪，四月諭旨曰：

福康安若到京，朕心轉不忍與之相見。因思康熙、雍正年間，邊疆事務緊要，督撫原有在任守制之例，現在廣西邊隘關係甚重，而兩廣總督一時亦難得其人，福康安應仿照舊例，在途次成服，辦理廣西事竣後，即赴廣東，在任守制。今年冬季。並可不必來京。俟過一、二年，朕酌量降旨令其來京時，再行遵旨赴闕。此時福康安惟當以公事為重，途次固不必急於趨程，致有勞頓，尤不可過於悲戚，以致毀傷。務宜勉自節哀，慎加珍衛，為國愛身，以副朕慰諭諄切至意。¹⁰⁰

乾隆帝因「不忍與之相見」，遂命福康安「在任守制」，應是擔心在見到甫喪母的福康安時，必然聯想起已故的孝賢皇后、舒妃、傅恆，甚至兩位原本要立儲的皇子，而惟恐已高齡八十三歲的自己無法承受。

五十八年五月，乾隆帝恩准福康安返京奔喪，但具體交代他不必到熱河行宮見駕，諭旨曰：

福康安於四月二十六日始行聞信，計其百日期滿，已在八月初旬，途次又需行走數日，方到熱河，維時正屆宴賚觀劇之期，若福康安一體綵衣入坐，於伊心既有不安，且亦非吉祥之道，又斷無因福康安一人而停止演劇慶賀之理。況福康安因公外出，伊母大事不能躬親料理，朕心至今尚為惻然，實不忍與之相見……福康安到京時，若福長安、豐紳濟倫未滿百日，伊弟兄叔姪固可敘晤旬日，即或福康安到遲，福長安、豐紳濟倫已釋服前赴熱河，福康安人子之心已盡，弟兄叔姪想亦無必需面晤之處。¹⁰¹

當時每年八月十三日均在避暑山莊慶祝萬壽節，且有熱鬧的觀劇活動招待入覲的各藩邦或國外使臣，故皇帝指稱此對居喪（即使已滿百日）的福康安而言，恐非得宜。

學界對乾隆帝不許福康安返京奔喪及赴熱河見駕的原因，有認為或受和珅在背地阻撓，也有指稱是不忍聯想起甫逝的情人——傅恆妻。¹⁰² 其實，皇

100 《清高宗實錄》，卷 1426，頁 76-77。

101 《清高宗實錄》，卷 1429，頁 106-107。

102 牟潤孫，〈福康安是清高宗私生子之謎〉，《海遺雜著》，頁 51-57；戴逸，《乾隆帝及其時代》，頁 542。

帝此舉純屬對親近之人善意的關愛，類似情景及說詞亦見於四十八年七月丹巴多爾濟丁憂時，上諭曰：

七月內伊父百日孝滿，必前來請安謝恩。但丹巴多爾濟非他蒙古可比，伊父之喪，甫滿百日，若來避暑山莊，正值看戲之時，於伊不便，且見伊前來，朕心轉悲傷，著傳諭丹巴多爾濟：「此時伊游牧中正有應辦事件，不必前來，俟朕八月十六日啓鑿時，著在邊地首站接駕請安。伊母亦不必謝恩，百日服滿後，即由游牧處回京。」¹⁰³

命丹巴多爾濟於服滿百日後，不必趕赴避暑山莊請安謝恩，因當地看戲的場合對剛喪父的他將有所不便，且乾隆帝擔心會因見到他而過分傷悲。

據前引諭旨，乾隆帝讓福長安在百日釋服後仍依例前赴熱河辦事，應是因過世者並非福長安的生母，故他只要遵守旗人一般服喪百日的規矩即可。¹⁰⁴而福康安的生母既是舒妃之親姊，又是傅恆之嫡妻、孝賢皇后之弟媳，故乾隆帝不忍與甫喪親母的福康安相見。而在該上諭中，豐紳濟倫（已故福隆安之子）之所以被提及，主要乃因其嫡長房承重孫的身分，而非因他是和碩額駙。雖然嫡出之福隆安與福康安其初仕職位確實較庶出之福靈安與福長安為高，但他們稍後的發展則主要仍各憑本事，乾隆帝對福康安諸兄弟的恩寵大致並不分軒輊。

六十年二月，福康安奏報大破叛苗，《御製詩集》中因此有「嘉憐言難盡，賜翎異賞茂。視之如宗室，誠不因前后」句，並自註曰：

福康安自抵貴州即督兵勦賊，連解三處圍城，督率調度悉合機宜，勤勞奮勇，實為可嘉、可憐。披閱奏摺，幾不忍視，已節次優叙賞賚，以獎其勤，茲特賞三眼花翎，用昭異數。國朝定制，惟宗室、王、貝勒等始戴三眼花翎，福康安雖為孝賢皇后親姪，朕因其為國宣力超越尋常，是以有此非常之錫，初不因其為戚畹也。¹⁰⁵

103 《清高宗實錄》，卷 1184，頁 851。

104 當時一般滿人即使是丁生母憂，在百日孝滿之後就可任官，因知乾隆帝是對福康安特別體諒。乾隆末年之實例可參見《鑲黃旗滿洲鈕祜祿氏弘毅公家譜》（《中國少數民族古籍集成》，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景印嘉慶末年鈔本），第十房，頁 33。

105 清·弘曆，《御製詩集》，五集，卷 96，頁 6。

特賞原爲貝子或固倫額駙以上始能配戴的三眼花翎，¹⁰⁶ 此事其實無需扯上四十多年前過世的孝賢皇后，皇帝此舉反而是欲蓋彌彰。

六十年九月，乾隆帝在宣布明年將內禪的同時，亦連帶晉封福康安爲貝子，諭旨有云：

福康安前經出師金川及平定石峰堡、臺灣、廓爾喀，屢著勳績，已節次晉封至一等忠銳嘉勇公。此次督勦苗匪，又復勤奮出力，業經賞戴三眼花翎，福康安著加恩仍帶榮賞四字佳號，晉封貝子爵銜，即照宗室貝子之例。所有護衛官員，聽其自將家人揀放。此乃逾格施恩，俾異姓蓋臣得邀殊寵，將來我八旗大臣，有似此起眾宣勞者，均可援以爲例，豈非國家世臣之福。¹⁰⁷

宣稱因福康安此次督勦苗匪「勤奮出力」且前功卓著，故晉封爲貝子，並自我辯解將來其他八旗大臣如有類似情形亦可援例。由於平苗之役還列不進乾隆帝的「十全武功」，而皇帝在前引之五十七年十一月諭旨中即表明福康安當時的戰功尚不足以獲恩賞宗室爵秩，但在自己即將內禪時，卻改口指出此有前例可循，「國家定制，獎勵勳臣，若非宗室，皆不過五等之封，惟國初額駙揚古利曾以殊勳追贈王爵」。¹⁰⁸ 查揚古利於天聰八年（1634）敘功時已授非宗室最高之超品一等公，崇德二年（1637）更因戰歿軍中而破格追封武勳王。¹⁰⁹

福康安生封貝子的際遇，也可能間接受到其他幾位同樣於乾隆朝被養育宮中之蒙古貴族的影響。其中色布騰巴勒珠爾因娶和敬公主而成爲固倫額駙，十七年襲親王，後因事被革，於四十年征金川病卒前加恩賞還和碩親王。¹¹⁰ 扎拉豐阿在十四年即封固山貝子。二十年賜貝勒品級，旋因軍功晉封多羅郡王，後因故降爵，病篤時追念前功加恩封多羅郡王。¹¹¹ 丹巴多爾濟亦因其父扎拉豐阿之封爵而於四十八年襲貝子，乾隆帝以其父是「自幼教養裁

106 《清高宗實錄》，卷 1273，頁 22。

107 《清高宗實錄》，卷 1486，頁 877。

108 《清高宗實錄》，卷 1486，頁 877。

109 《清太宗實錄》，卷 18，頁 242、卷 39，頁 518。

110 趙爾巽等，《清史稿》，卷 209，頁 8314；《清高宗實錄》，卷 980，頁 86。

111 姜念思，〈丹巴多爾濟小考〉，頁 67。

培」的故人，還將皇三子永璋之女嫁給他，視其為孫。¹¹² 永璋後因無子，故奉旨以皇十一子成親王永瑍之子綿懿為嗣，五十二年襲貝勒，而綿懿之生母即傅恒女，綿懿妻又為刑部侍郎明興（傅恒長兄廣成所生次子）女（參見圖一）。¹¹³ 由於綿懿之母得以嫁皇子為嫡福晉，故應為傅恒嫡妻所出才較合理，知她很可能是福康安年齡相近的姊妹。即丹巴多爾濟應算是福康安的姪婿。

前述之色布騰巴勒珠爾以及扎拉豐阿、丹巴多爾濟父子之軍功均遠遜於福康安，但因他們是歸附清朝的蒙古貴族，故其封爵均比照宗室。然乾隆帝或亦因他們是自幼養於宮中且與皇室結婚之人，遂特旨在色布騰巴勒珠爾與扎拉豐阿死前恩封其為親王或郡王，此亦可用來理解乾隆帝為何在禪位前破例封同樣養於宮中之福康安為貝子的舉動。

六十年九月，乾隆帝在回應宗人府的請旨時有云：「福康安前在臺灣、廓爾喀等處軍前甚屬奮勉，即應照軍功出力之員，准其世襲罔替。但福康安係孝賢皇后之姪，究非宗室可比，其貝子爵著承襲三世後，再行照例降等，列為不入八分公，令其世襲罔替。」¹¹⁴ 准許福康安所封之貝子可先承襲三世，其後再照例降等，此已較一般襲爵者優遇，顯然亦是看在孝賢皇后的份上。

嘉慶元年五月二十日，太上皇敕諭曰：

福康安已晉封貝子，並賞戴三眼花翎，恩無可加。因念其父傅恒宣力有年，屢著勞績，未得身膺貝子封爵，向來宗室襲封王爵，如其父未經封王者，例得追贈。傅恒著加恩照宗室追封之例，晉贈貝子。¹¹⁵

追封傅恒為貝子。二十八日，因福康安驟然病逝，太上皇又頒敕諭：

福康安著晉贈郡王職銜，賞內帑銀一萬兩，經理喪事，並賞給陀羅被。仍著於伊家宗祠之旁，官為相度地基，建蓋專祠，以時致祭，用妥忠魂。並推恩伊父傅恒，亦追贈郡王爵銜，其子德麟著加恩晉襲貝勒。派固倫額駙豐紳殷德迎往奠醊，帶同伊子德麟馳赴前途，妥為照料。俟入城治喪時，朕必親往奠酒。所有任內降革罰俸處分俱著開復，其應得卹典並著該衙門

112 清·弘曆，《御製詩集》，四集，卷99，頁4。

113 宗譜編纂處編，《愛新覺羅宗譜》（北京：學苑出版社，1998，景印1938重修本），第1冊，頁117-118、172。

114 《清高宗實錄》，卷1487，頁897。

115 《清高宗實錄》，卷1494，頁1008-1009。

察例具奏，以示軫惜動勞，有加無已至意。¹¹⁶

將福康安追封為郡王，並推恩傳恒。至於福康安所獲之諡號「文襄」，顯然是與揚古利所獲之「武勳」相呼應。從前引文末之「有加無已至意」句，亦知太上皇欲盡所能以表達私意。

綜前所論，福康安所受的恩寵顯非因其乃乾隆帝的私生子，而是肇因於皇帝最摯愛之孝賢皇后的裙帶關係，傅恒、福隆安與福長安也同樣因乾隆帝此一私情而備受照顧。

最後，我們也可透過福康安子女曾否與近支宗室婚配之事，進一步判斷福康安是否為乾隆帝的骨血。經耙梳《愛新覺羅宗譜》及《小玉牒》，發現福康安至少有一子二女與宗室婚配（見圖三）：獨子德麟娶奉恩輔國公弘勳（康熙帝第十六子允祿之第八子）之女；¹¹⁷一女嫁和碩鄭親王烏爾恭阿（1778-1846；努爾哈齊之姪和碩鄭親王濟爾哈朗之裔孫），無子；一女嫁追贈和碩怡親王的多羅貝勒綿譽（1780-1844；其系譜為玄燁→允祥→弘晈→永福→綿譽），乾隆六十年八月生長子，嘉慶元年八月生次子，綿譽還擔任過右翼近支總族長。¹¹⁸福康安此一子二女應均於乾隆帝去世前即定親並完婚。¹¹⁹

設若福康安真是乾隆帝的私生子，則他前述子女均應算是同族通婚，其獨子德麟乃以堂姑輩（夫妻均為康熙帝的後裔）為妻，女婿綿譽亦與其女是同高祖（即康熙帝）的堂兄弟姊妹。情理上，乾隆帝應不會一而再地讓福康安之子女與愛新覺羅家族有如此支親派近的婚姻才對！此因清代自崇德元年起即明禁同族婚嫁，且乾隆朝《大清律例》中更規定：「凡同姓為婚者，主婚與男女各杖六十，離異。婦女歸宗，財禮入官。」亦即，時人已普遍認為同

116 追封之事乃太上皇主導，嘉慶帝於二十四年閏四月亦嘗諭旨曰：「朕曾於嘉慶二年欽遵皇考高宗純皇帝恩諭，將福康安追封王爵，令伊子德麟承襲貝勒。」參見《清高宗實錄》，卷 1494，頁 1009-1010；《清仁宗實錄》，卷 357，頁 704。

117 感謝馮國華博士提示此材料。

118 綿譽之父永福的嫡福晉乃福康安堂兄明亮之女，故庶出之綿譽其嫡妻應算是他的表姑輩，惟彼此無血緣關係。參見宗譜編纂處編，《愛新覺羅宗譜》第 2 冊，頁 860-863、第 16 冊，頁 8345-8348。

119 嘉慶三年十一月冊封鄭親王烏爾恭阿嫡妻富察氏為福晉，知乾隆帝在世時烏爾恭阿亦已娶福康安女。參見《清仁宗實錄》，卷 36，頁 396。

族結姻者「與禽獸何異」。¹²⁰

六、結 論

清亡民興的世變讓勝朝宮史成爲許多通俗作家極感興趣的發揮題材，並在有些不易獲得確證的議題中，以聳人聽聞的方式提出深具話題性的假說，且透過平面或影視媒體主導了百年來一般社會大眾對相關人與事的印象。面對野史的風靡一時，先前學界卻因不易獲得擁有足夠說服力的證據，而未能掌握應有的發言權，令正史與野史、史實與傳說之間的界線不僅模糊且常漂移不定。

清代名臣福康安所受殊遇的背後原因，就是當中一直引發大家興趣與揣測的。入民國後，許多清史愛好者開始公開提出一些解釋，先大膽臆度他應是乾隆帝的私生子才有此可能，¹²¹進而爲說明皇帝與傅恒妻存在通姦的機緣，遂將傅恒親姊孝賢皇后扯入（1912 年之《清宮詞》），並渲染出天子偷情的風流故事（1916 年之《清史演義》）。進一步更將孝賢皇后的死亡原因，從原本單純的病故，改說成是由於皇帝的好色寡情而被逼墜水（1916 年之《清朝野史大觀》），但或因過於聳動，又出現帝后爭吵後「投水自殺」（1919 年之《滿清十三朝宮闈秘史》）以及「失足蹈水死」（1936 年之《清鑑綱目》）的修訂說。¹²²隨著口味愈來愈重鹹，甚至還創造出乾隆帝召妓與孝賢皇后因而投水、剪髮、出家、被廢等一連串毫無根據之情節（1926 年之《清宮十三朝演義》），明顯可感覺到相關說法「由簡趨繁」且「推陳出新」之傾向。

郭成康在其《乾隆正傳》的前序中，就曾提及乾隆帝在歷史重塑過程中所擁有的不同面相，其文有云：

120 李燕光點校，《清太宗實錄稿本》（瀋陽：遼寧大學歷史系，1978，順治九年成稿），頁 6-7；清·徐本、三泰等纂，劉統勳等續纂，《大清律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乾隆三十三年修訂），卷 10，頁 10。

121 該說在乾隆朝可能還未出現，此因和琳（和坤弟）於五十四年七月曾彈劾福康安託辦木植一事，導致福康安被「罰總督養廉三年，仍加罰公俸十年，並帶革職留任」，若時人已風傳福康安爲皇帝之私生子，和琳應不會去找福康安麻煩才對。參見牟潤孫，〈福康安是清高宗私生子之謎〉，《海遺雜著》，頁 51-57。

122 印鸞章，《清鑑綱目》（上海：世界書局，1936），頁 390。

由於種種複雜的原因，有政治的、有歷史的，也有民族感情方面的，乾隆作為一個人的形象已經被嚴重扭曲了。清朝遺老、遺少心目中的乾隆爺，是個毫無瑕疵的盛世明主；歷史學家筆下的乾隆皇帝，則是個正襟危坐、道貌岸然的政治偶像；而到了小說家手裡，乾隆又被編派成專事尋花問柳的花花公子；「戲說」之類的乾隆更不知被糟蹋成什麼樣子了。

惟該書並未對相關史事或傳說的真偽進行深入的學術探討，其他清史方面的論著亦復如此。

本研究從福康安三名子女均在乾隆帝生前嫁娶宗室的事實，判斷福康安應非皇帝的私生子。而先前以福康安是乾隆帝私生子的種種「理由」，均可在史事中找到正常解釋。文中且透過許多材料印證乾隆帝對孝賢皇后的感情遠遠超越死生契闊，早逝的孝賢始終是他心中唯一想要偕老一生的女人，他奉皇太后懿旨晉封烏拉納喇氏為繼后，本非所願，而孝賢皇后不散的身影想必也讓他與繼后之間的關係始終無法深化，更導致剪髮事件發生後的三十年間，他再也不立后，成為宮廷史上異常罕見的現象。

雖然中國內廷的男女關係通常是極端不平衡的：以皇帝為北辰，而嬪妃如眾星拱之，且常斗換星移，但當中很可能最淒美動人的一段愛情故事——乾隆皇帝與孝賢皇后——卻在民初以來野史、小說與影視媒體的推波助瀾下，被塑造成偷情、薄倖、枉死等眾多八卦情節的綜合體。

其實，孝賢皇后的裙帶關係才是傅恒父子備受榮寵的主因。孝賢皇后死前曾將親弟傅恒託付乾隆帝，此故，傅恒所得到的恩遇遠遠超過同朝任何人，不到一年間就已位極人臣，其所生福隆安、福康安及福長安三子均曾被養育宮中，福隆安且尚皇四女和嘉公主。雖然福隆安或福長安在仕途的表現亦較福康安不遑多讓，惟因傅恒父子當中僅福康安真正有帶兵之能，故乾隆帝有意地安排福康安長期在邊疆打拚，並負責處理重大兵事，希望能藉由赫赫軍功封王，並恩及父母。但因福康安的運氣與表現始終未能到位，最後乾隆帝只得趕在內禪之前勉強封其為貝子，並於數月後他猝逝時，仿國初額駙揚古利之例追封其為郡王，在風燭殘年以此破格之舉最後一次表露自己對孝賢皇后的深愛至情。而這份真摯的感情亦足以釐清先前野史中種種關涉福康安或孝賢皇后的「千秋疑案」，還給歷史以及乾隆帝一個公道。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小玉牒》，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 《清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
- 《鑲黃旗滿洲鈕祜祿氏弘毅公家譜》，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中國少數民族古籍集成》，景印嘉慶末年鈔本。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帝起居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宮中硃批奏摺。
-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
- 李燕光點校，《清太宗實錄稿本》，瀋陽：遼寧大學歷史系，1978，順治九年成稿。
- 宗譜編纂處編，《愛新覺羅宗譜》，北京：學院出版社，1998，景印 1938 年重修本。
- 清·允禩等，《大清會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清·允禩等，《欽定大清會典則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乾隆二十九年成書。
- 清·王昶，《春融堂集》，《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景印嘉慶十二年刊本。
- 清·王昶，《春融堂雜記》，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嘉慶十三年刊本。
- 清·弘晝等，《八旗滿洲氏族通譜》，瀋陽：遼海出版社，景印乾隆九年刊本。
- 清·弘曆，《御製文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 清·弘曆，《御製詩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 清·朱方增，《從政觀法錄》，《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景印道光十年序刊本。
- 清·余金，《熙朝新語》，《續修四庫全書》，景印嘉慶二十三年刊本。
- 清·汪由敦，《松泉詩集》，《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景印乾隆間刊本。
- 清·阮葵生，《茶餘客話》，《續修四庫全書》，景印光緒十四年鉛印本。
- 清·祁韻士等，《欽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 清·長順等修，李桂林、顧雲等纂，《吉林通志》，《續修四庫全書》，景印光緒十七年刊本。
- 清·英和，《恩福堂筆記》，《瓜蒂庵藏明清掌故叢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景印道光間刊本。

清·徐本、三泰等纂，劉統勳等續纂，《大清律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乾隆三十三年修訂。

清·張廷玉等，《欽定皇朝文獻通考》，《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乾隆十二年成書。

清·陳康祺，《郎潛紀聞》，《續修四庫全書》，景印光緒間刊本。

清·程穆衡，《金川紀略》，《金川待志》，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影印今人鈔本。

清·鄂爾泰、張廷玉等，《國朝宮史》，《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乾隆二十四年增修成書。

清·福格著，汪北平點校，《聽雨叢談》，北京：中華書局，1959，約咸豐間成書。

清·寶輪等，《沙濟富察氏宗譜》，《北京圖書館藏家譜叢刊·民族卷》，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景印清鈔本，道光七年成書。

清·鐵保等，《欽定八旗通志》，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8，景印嘉慶四年刊本。

清·國史館編，《清史列傳》，《清代傳記叢刊》，景印清刊本。

清·國史館編，《滿漢大臣列傳》，《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74，景印民國間排印本。

趙爾巽等，《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6，民國十七年成書。

二、近人論著

小橫香室主人編 1916 《清朝野史大觀》，上海：中華書局。

王 娜 2008 〈清高宗孝賢皇后死因考辨〉，《西南農業大學學報（社科版）》6.5(2008.10): 79-82。

印鸞章 1936 《清鑑綱目》，上海：世界書局。

牟潤孫 1990 〈福康安是清高宗私生子之謎〉，收入氏著，《海遺雜著》，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頁 51-57。

吳士鑒等 1986 《清宮詞》，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民國元年初刊。

呂霽紅、李賢淑 2001 〈端慧皇太子及清宮皇子喪儀特殊事例綜析〉，收入清代宮史研究會編，《清代宮史論叢》，北京：紫禁城出版社，頁 383-392。

李 寅 2009 〈乾隆烏喇那拉皇后剪髮事因新證〉，《紫禁城》2009.5: 54-58、2009.6: 46-49、2009.7: 42-43。

杜家驥 2003 《清朝滿蒙聯姻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姜念思 2001 〈丹巴多爾濟小考〉，《故宮博物院院刊》2001.1: 66-71。

恒慕義 (Arthur W. Hummel) 主編，張廣學等譯 1990 《清代名人傳略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2)》，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原書初版

於 1943-1944。

- 宗譜編纂處編 1998 《愛新覺羅宗譜》，北京：學苑出版社，景印 1938 重修本。
- 高王凌 2008 〈劉松齡筆下的乾隆十三年——劉松齡研究之二〉，《清史研究》2008.3(2008.8): 93-100。
- 唐邦治 2007 《清皇室四譜》，《皇清宗室譜系四種》，北京：學苑出版社，景印民國十二年排印本。
- 徐廣源 2006 〈揭開乾隆「廢后」葬地之謎〉，《紫禁城》2006.7: 92-95。
- 張明富 1998 〈福康安生年及身世考〉，《西南大學學報（哲社版）》1998.6: 107-110。
- 莊吉發 1982 《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 許國英 1987 《清鑑易知錄》，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民國六年初刊。
- 郭成康 2006 《乾隆正傳》，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 陳葆真 2006 〈《心寫治平》：乾隆帝后妃嬪圖卷和相關議題的探討〉，《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21(2006.9): 89-150。
- 黃一農 2012 〈從納蘭氏四姊妹的婚姻析探《紅樓夢》的本事〉，《清史研究》2012.4(2012.11): 1-14。
- 裘士雄 2005 〈關於近代作家許嘯天〉，《紹興文理學院學報（社科版）》2005.2: 23-25。
- 劉桂林 1981 〈孝賢皇后之死及喪葬餘波〉，《故宮博物院院刊》1981.4: 24-28。
- 鄧銳齡 2009 〈清乾隆朝第二次廓爾喀侵藏戰爭（1791-1792）史上的幾個問題〉，《中國藏學》2009.1: 20-30。
- 燕北老人 1919 《滿清十三朝宮闈秘史》，北平：綠天書屋。
- 蕭一山 1963 《清代通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23 成書。
- 錢實甫 1980 《清代職官年表》，北京：中華書局。
- 戴逸 1992 《乾隆帝及其時代》，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三、電子資料庫

- 「人名權威：明清人物傳記資料查詢」，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網址：archive.ihp.sinica.edu.tw/ttsweb/htm_name/。
- 「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香港：迪志文化事業公司，網址：<http://www.sikuguanshu.com/>。
- 「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臺北：中央研究院，網址：<http://hanji.sinica.edu.tw/>。

The Line between Historical Fact and Lege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u Kangan and the Qianlong Emperor

Huang Yi-long*

Abstract

Fu Kangan 福康安 (1754-1796) was the only Manchu outside the Qing imperial clan to receive the princely title of *beizi* 貝子 and be posthumously honored as a *junwang* 郡王. The fact he was bestowed with such unprecedented favors by the emperor led early Republican-era novelists and playwrights to explore the precise nature of his relationship to the Qianlong 乾隆 Emperor. The most common theory was that Fu Kangan was Qianlong's illegitimate son. There was also speculation that the death of Empress Xiaoxian 孝賢皇后 (Fu Kangan's paternal aunt) was connected with Qianlong's affair with Fu Heng's 傅恒 wife. While the true identity of Fu Kangan remains one of history's unsolved mysteries, the abundant literary works inspired by Fu Kangan's story have dominated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his life. Drawing on new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points of view, this paper re-investigates this issue, concluding that Fu Kangan was not in fact Qianlong's illegitimate son. Further, I shall explore Qianlong and Empress Xiaoxian's genuinely moving love story to attempt to understand why Fu Kangan was raised in the palace and received special

* Huang Yi-long is an acamedician of the Academia Sinica and a chair professor in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t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Hsinchu.

treatment from the emperor. I also wish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ical fact and legend, and discuss how, with careful judgment, a combination of both kinds of information can benefit historical research.

Keywords: Fu Kangan 福康安, Qianlong 乾隆, Empress Xiaoxian 孝賢皇后, Fu Heng 傅恒, historical fiction